

# 旗后山下的際遇及紀要

文／賴穩元

十多年前，有幸參與旗后山為期一年的調查，成果豐碩，共記錄了36科108種鳥類；後因高雄市政府的觀光政策導向，促使當地步道改建及路燈的架設、進而人潮的湧入...等諸多因素，破壞了原始風貌，鳥類豐富度亦每況愈下！

於去年(2017年)12月中旬傳來鳥訊～旗后山下的水域出現數隻丹氏鸕鶿，又2017年12月24日正好是年度新年數鳥活動，且調查地點正好是旗后山。當天活動結束後，隊友們仍精神抖擻的前往海邊方向行進，穿越了星空步道走出洞口，眼前即是大海，正前方是長堤(紅燈海堤)左邊是礁岩峭壁，右邊遠處是中山大學。隊友們便在周邊搜尋，不久之後，即在海堤外水域中發現了一隻鸕鶿，因距離遠又在水中載浮載沉，雖用了單筒望遠鏡也難以看清其特徵。

為確認是否為丹氏鸕鶿，還擬了一項「觀察計劃」。經過一個半月的觀察，煞有一番成果。



丹氏鸕鶿·賴穩元 攝



丹氏鸕鶿·賴穩元 攝

## 丹氏鸕鶿 訊息整理

- \* 有拍攝到清晰的相片，依其特徵，得知是丹氏鸕鶿。
- \* 初期有5隻個體，兩星期後剩4隻，至後期僅剩3隻。
- \* 棲息地在洞口左側約50-60公尺遠的峭壁上接近頂部的位置。
- \* 早上約7:00飛出，往中山大學方向海域覓食；約下午5:00飛回棲地。
- \* 早上飛出覓食的飛行方向大都一致，大多會穿越海堤，因此得知，在海堤上等待、觀察、拍攝是最佳的地點。
- \* 下午約5:00回航，但飛行路線卻不易預測。回棲地前總會繞飛數圈後才回到峭壁，似在防衛、觀測是否有危險！
- \* 冬天霾害嚴重，丹氏鸕鶿在霧霾中，與峭壁色系混淆，故觀察以單筒望遠鏡為佳。因棲息時間一久，丹氏排遺物在峭壁卻更顯現白白一片，其棲息位置即露餡。

觀察期間，陳明洲陳醫師曾在此拍攝到不同的全黑個體，雖不清晰，卻隱約可辨別並非丹氏鸕鶿的羽色，懷疑可能是海鸕鶿，興奮之餘，再添入觀察計劃中。

經過幾番努力終得回報：

- \* 已拍攝到清晰的畫面，確實是海鸕鶿。
- \* 發現兩隻海鸕鶿個體。
- \* 得知棲息處在洞口左邊約30-40公尺之峭壁下層。此處因地形關係，從海堤看是不易觀察。

數數看，有幾隻丹氏鷗棲息在峭壁上·劉川 攝



海鷗鷺·賴穩元 攝



海鷗鷺·賴穩元 攝



冠海雀·邱茂峰 攝

峭壁下層因藉由海浪拍打、潮濕而形成的暗黑色給了海鷗鷺(本身羽色棕暗色)安全的保護色。而丹氏則在峭壁上層。因上層乾燥而使峭壁較白，加上陰影，使其有黑白參差色調，丹氏正面為黑白羽色，故也形成保護色。當我發現這奇特的自然生態景象時，內心驚喜、澎湃不已！

#### 海鷗鷺 訊息整理

\* 海鷗鷺出海時間約晚丹氏鷗鷺30分鐘，其方向大都不穿越海堤，而是遠遠的順著海堤飛行，超出紅燈塔後，再右轉而去，要拍清晰影像不易！

\* 海鷗鷺回程時間也較丹氏晚，方向不一致，同樣會繞場數圈後再降落。

2018年1月8日下午，在海堤等待鷗鷺回程時，鳥友邱茂峰遠遠看到海堤中段的水域上，載浮載沉一隻水鳥。經單筒望遠鏡觀察，即興奮的蹦出一語～是冠海雀！旋時大家手忙腳亂硬要衝去看個清楚...，但好鳥不等人，慌忙間茂峰拍了幾張，冠海雀便下潛不知去向。據信應該是從海堤下的空隙潛出堤外了，當然這又納入追查之中。

為探明冠海雀的蹤跡，我們隨機問了兩邊海堤多位釣客是否看過這黑白小鳥。僅有幾位曾看過這黑白水鴨(他們稱水鴨)，甚至有一位說曾經釣到這隻水鴨。呵呵！令人啼笑皆非！

#### 冠海雀 訊息整理

\* 這隻海雀在兩邊海堤水域皆有可能出現，尤其是紅燈塔和綠燈塔之間水域。

\* 海象不佳時較易進港休息。

雖是如此，遍查多次都沒見著。日本鳥書說明冠海雀非繁殖季節，最南可到台灣北部海域。因這筆珍貴記錄，讓冠海雀的活動範圍已推至南台灣海域了。

2018年1月10日下午，蘇宗監老師在海堤前端等待鷗鷺回程及搜尋冠海雀時，約15:37有

一隻白眼圈小鳥從海堤左側飛入，並停在距人約5、6公尺遠的右邊消波塊上。直覺認為是隻野鷗，拍了多張清晰相片後，該鳥便飛進沙灘與一群麻雀混群、覓食(當時有好事者在沙灘亂撒飼料，吸引了眾多麻雀及小群鴿子覓食)。

晚上討論此鳥來歷，因白眼圈顯著，大致都認為是野鷗，對照Birds of East Asia鳥書上的1齡母鳥的圖相似(實際上多本鳥書包括日本的都沒有1齡母野鷗的圖)，又詢問某個名資深鳥人，他也認為是1齡母野鷗。因此大家就以野鷗結案。

2018年1月11日下午，鳥友黃國華和傅明玲抽空來觀察鷗鷺和搜尋海雀時，又在同地點看到這隻野鷗。因牠不太怕人，拍了許多滿意相片而回。

2018年1月12日上午，我獨自在海堤前端，努力搜索海雀未果。雖然野鷗已拍過多次，但1齡母野鷗從未見過，尋找牠時並未見在消波塊上，轉而往沙灘去搜尋。果然有一大群麻雀在沙灘上分散覓食，當然也混雜著這隻野鷗。話雖如此，若非刻意尋找，誰會在麻雀群中看得出有野鷗呢？

基本上牠不太怕人，喜歡在消波塊和沙灘之間活動。不覓食時也常停駐海堤邊端，受到干擾時，則會飛往後面的防風林中。但不到十分鐘，突然不知從哪裡冒出，就直挺挺的站在消波塊上看著你！試驗幾次都如此。可以說是隻貼心配合的好鳥呢！

當晚整理相片，仔細詳端，牠的臉怎會如此乾淨呢！在鷗科中是很少有乾淨的臉紋若非有明顯的白眼圈，幾乎不會認為牠是野鷗呢？為釋心中疑惑，便google野鷗圖庫盼能找到1齡母野鷗的圖像。其大都是成年的圖，後來有找到幾張非常類似的圖，但標題卻是「褐頭鷗」。褐頭鷗啊！褐頭鷗！心情由困惑漸漸轉為興奮，我已知道從何處著手了！再次google褐頭鷗的

圖庫及相關訊息，不僅許多張圖和我們拍的相似，連曾經台灣拍過證實是褐頭鷗的圖和香港觀鳥會拍到的圖像都非常相似。當晚我竟失眠了！隔日一早想再慎重拍牠時，已如海雀般不見芳蹤，僅見2隻黑頭文鳥。想遇褐頭卻來黑頭，有些悵然若失！黑頭啊！莫怪我偏心啊！

事後眾人再討論此事，為避免錯把馮京當馬涼的糗事發生，各自慎重尋找資料比對。有考慮黑頭鷗的可能，但從嘴型大小、嘴峰筆直程度，羽色差異、初級飛羽突出短...等特徵，認為牠是褐頭鷗。沙謙中沙老也認為這隻是褐頭鷗。野鷗變褐頭鷗的戲劇性的轉變，至今讓我欣喜莫名啊！

從丹氏鷗鷺再看到海鷗鷺，因鷗鷺而遇上冠海雀，繼因冠海雀而和褐頭鷗相遇...，這真是一個奇妙的過程。在台灣本島能在同一地點且短時間內(1月8日-13日)，遇到2種迷鳥、3種稀有鳥是少有的際遇。

「山上已不復從前，山下已重新開始」，這是對旗后山觀鳥感言。

褐頭鷗·蘇宗監 攝



褐頭鷗·賴穩元 攝